#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二十

##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八

起丙午明宣宗宣德元年盡辛亥明宣宗宣德六年凡六年

丙午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赦死罪以下運糧宣府自贖

勅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曰歲事肇新春生伊始見問罪囚宜從寛典除情重者不宥外餘皆宥罪俾運糧赴宣府其雜犯死罪自備糧十五石運納文職官吏降用武職調衛徒流遷徙罪運官糧十石武職復職文職官吏調用杖罪運官糧五石各還職役軍民人等應運納者皆復役寧家

## 命吏部侍郎黄宗載等清理天下軍伍

時軍伍頗缺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户行賄得免興州軍士范濟詣闕言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具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質實

黄宗載一名垕字厚夫豐城人官至吏部尚書

## 二月悉除開荒田逋稅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張政言民人先有逃徙荒廢田上逋負稅糧近詔赦宥令其復業所有積逋悉為蠲免歎騰遠邇莫不來歸臣見山西民人多復愁沮蓋初逃時有司懼罪未申户部負租不準開豁緣其舊業久棄今歸生計尚無若復追徵恐又逃徙帝謂夏原吉曰大赦之後何逋不除豈可謂初未申聞便要

徵納其即下有司悉與蠲免 質實張政廣德人

耕藉田

南京地震

正月甲辰震至是戊寅又震

三月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討黎利敗績

先是黎利攻圍茶籠乂安知府琴彭署州事拒守閱七月糧盡卒疲無援者巡按御史以聞奏至而仁宗崩帝初即位勅責智及三司官智等不為意洪熙元年冬茶籠陷琴彭死之尚書陳洽以聞帝勅智等責以來春平賊召楊士奇楊榮於文華殿帝曰昨諭榮昌伯等勅已行矣朕有一言獨與卿二人知之昔在

南京皇考曾與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歸化黎氏篡陳所必當討求陳氏之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尚有後立之猶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靜此語藏在朕心未嘗忘士奇榮對曰永樂三年初征黎賊凡詔勅皆臣等親承面命聖志惓惓在于興滅繼絕帝曰其時朕雖髫年尚記一二聖語亦如卿等所言卿二人但識朕意三二年内朕必行之至是智與政敗績于茶籠州智懦而多忌政勇而寡謀不相能而山壽擁兵又安不救是以屢敗

質實　琴彭交阯人贈交阯左布政使

以禮部左侍郎張瑛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初帝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俱侍講讀至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帝亦弗重也

質實　張瑛邢臺人　陳山沙縣人

交阯自永樂以後久隷版圖黎利等雖屢肆逆稱兵犯順正在誅所必加雖湊智方政等敗衄相尋亦由于閫將非人耳宣宗既别簡重臣統兵進討而人聽楊士奇等殊崖之喻其時寒夏諸臣能不隨聲附和正宜相商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

時渠魁未平小寇蜂起宣化賊周臧太原賊黃菴芙笛賊潘可利雲南寧遠州紅衣賊長掌俱叛附利帝降旨切責智政以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為參將帥師討利尚書陳洽參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聽通節制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交阯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寧歲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于一旦臣等以為非是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阯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誼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帝頷之五月下詔大

決策乃軍行前出閫門而君臣相顧已早爲蔡地息兵之說厥後王通但務姑和陳洽柳升相繼戰歿喪師失律此爲小醜所困皆由于廟謨之屈先餒耳

赦交阯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悛心

賀實

寧遠州元至治三年置直隸雲南行省明洪武十五年屬臨安府宣德元年與安南按明宣宗實錄交阯太原宣化二府屬縣鄰近雲南寧遠州其人皆紅衣黑帽故號紅衣賊土官知州刀吉罕縱令劫掠命沐晟討之

## 頒外戚事鑑及歷代臣鑑

御製外戚事鑑及歷代臣鑑成頒賜外戚及羣臣帝曰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文武之臣欲同歸于善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于暇日采輯前代近戚及羣臣善惡吉凶之迹類爲此書用示法戒具撰善而從以保福祿二書皆帝手序之

## 五月錄囚

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祖宗時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錄囚今天氣鬱炎不分輕重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卿等當體此心卽量輕重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

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臥冰割股者不在旌表例至是總旗衛整女毋病篤刲肝煮液毋飲之而愈禮部特為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刲肝豈可為孝若因此傷生其罪益大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六月免南京囚解行在

內使之職止于供給使令即令讀書亦不過教之識字記姓名略解大義而已特開書堂教至

行在刑部都察院奏南京輕重罪囚俱解赴行在道中亡故者多其因已經大理寺審允又赴行在則複矣宜令南京刑部都察院除軍民職官命婦犯輕重罪及旗軍校尉力士餘丁犯徒流死罪皆監候奏請其餘皆就彼依律決遣從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始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史為之又設尚寶監掌御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

四五百人已不免重視其事且令大學士翰林等官專以授書為務尤分職守而應班聯者輩因此並得與外條日相習熟嘗閒有緣交結之漸宣宗于內使傳旨必令覆奏始行非不留心防制乃必欲其深通文墨甚至掌奏批硃為假內豎之手實不

官四人教習以為常于是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質實 洪武十七年更定內官諸監庫局品職內官監設令一人正六品丞二人從六品典籍一人正九品尚寶監凡用御寶則奏請然後付尚寶司官用之畢則捧入設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從七品明史宦官傳太祖鑒前代失宦官者不過百人末年頒祖訓乃定為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稱備員十有二監曰神宮曰尚寶曰孝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設曰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曰都知劉翀濟寧州人

## 均薊州軍戶畜馬

初以薊州之東地廣草肥宜畜牧令永平衛軍人牧牝馬一免他役後軍士調發既多畜者皆老幼殘疾之人一二人有畜至二三十匹者兩歲責納一駒人愈窮困馬亦耗巡按御史李驥奏請變通帝命兵部視

解其何所取義至正統初即有司禮秉筆之事貽害遂不可勝言豈非立法之不善耶



薊州諸衛馬少者分給均養

京師地生毛

長尺餘

免山東夏稅

山東旱無麥詔免今年夏稅

詔中官傳旨必覆奏始行

時中官傳旨輙令徑行帝聞之即下法司治屢申諭部科覆奏而內官內使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 罷湖廣採木

時湖廣發民運糧調軍征討遇旱災人皆艱食工部勘合採杉松大材七萬株巡按御史劉鼎貫奏請罷役從之尚書吴中請罷其半帝命悉罷之

## 河南霖雨河溢

六月至七月雨黄汝二河溢開封南陽河南

質實 汝水源出河南汝州天息山東流過郟縣又東南與溵水合沙河入之過襄城縣又東南過郾城縣北又東南入汝寧府境徑汝陽上蔡又東南徑新蔡東流入于淮河南漢郡唐府元路明洪武初復為府今因之

##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不過一凶暴無賴之人又習見成祖以篡得國遂萌逆志其情事究與燕兵有殊而宣宗亦非惠帝柔弱可比高煦第乘其新立謂心不軌不意宣宗之竟能決意親征故一聞六師壓境如霆迅雷手足已無所措則其事半功倍固時勢使然若僅

高煦身長七尺餘輕趫善騎射自負其雄武潛蓄異志永樂中成祖常命同仁宗謁孝陵仁宗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蹉跌後人知警時帝為皇太孫在後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失色既徙封樂安益怨望仁宗崩帝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擊于路倉卒不果帝即位賜高煦及趙王視他府特厚益自肆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四哨部署已定偽授指揮王斌知州朱恒長史錢巽千户盛堅典仗侯海教授錢常等為太師尚書都督侍郎等官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為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濬家居變姓名詣京白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真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立縶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

命將出師恐成敗尚未可定且所遣之薛祿陳命色變甚至向廷臣垂泣其恇怯無能視建文時之李景隆相去有幾幸而宣宗英斷且楊榮等之力替親征亦非蹇黃輩所能及其功效固不可同日語也

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輕聽讒言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徙以金帛餌我今上輒口談祖制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我所欲耳泰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對帝曰泰二心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其事帝怒已而高煦所遣百戶陳剛齎奏至多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為罪首帝遣陽武侯薛祿往討之夜召諸大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為是言彼借卿為兵端耳休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屏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議遂決命

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薛禄等率兵二萬爲先鋒車駕發京師過楊村馬上顧從臣曰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必先取濟南爲巢穴或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下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樂安肯棄之南走乎高煦外強中怯敵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不能親征耳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僥倖成事今朕來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質實

五軍指揮王斌將前軍韋達左軍千戸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各監一軍高煦自將中軍四哨指揮韋弘韋興千戸王玉李智領之真定衛在真定府治東南明洪武三年建今裁鴇村在武清縣東南五十里朱恒應天人李濬由太學生官監察御史時丁父憂家居至是擢左僉都御史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高煦初約斬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覺之防禁不得發既聞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朱恒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赳家奈我輩何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遣高煦書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縛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諸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復再勅諭高煦又以勅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大懼密遣人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帝許之其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昧爽帝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固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所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羣

趙王如果與高煦同惡即當聲罪加誅若其未與逆謀豈可因樂安之事遽聽猜疑以傷親誼建文削藩醸禍前鑒非遙況高煦既已就擒有何羽翼堪虞必



臣請正典刑帝不允以劾章示之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帝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餘黨悉就擒赦城中罪脇從者不問命薛祿及兵部尚書張本鎮撫樂安改曰武定州遂班師

## 九月帝還京師遣諭趙王高燧

師還次單橋陳山迎謁請乘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勅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諍二人入間者不納帝召蹇義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高煦亦言嘗遣人與趙通謀帝語士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下宜保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明年

須翦伐乎源山軟偶議移部閣宮宥内其庸安無恥齊貴而斂邪史不可問幸而宦宗從楊士奇之說由予保全否則無故相殘不幾復效建文之滋議耶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等奉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常山中護衛及羣牧所儀衛司官校言者頓息

質實 羣牧即羣家橋在河間府獻縣南袁容壽州人尚成祖女永安公主

## 廢高煦為庶人

禁室西安門内謂之逍遙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恒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天津山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備書其事後數年寧王權上書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勾帝仆于地帝命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高煦頂負之輒動乃命積炭于其上燃之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亦死

質實 春明夢餘錄西安門

李時勉以直言下獄本屬仁宗過舉宣宗設未審所言何事豈容不加詳察遽令縛付市曹則其凌以威怒脅以嚴威未嘗非

明制皇城外門凡六曰大明門曰長安左門曰長安右門曰東安門曰西安門曰北安門俗呼厚載門仍元舊也天津宋金為清滄二州地元因之明永樂初置天津左右二衛為河間府地　本朝雍正三年改直隸州九年升府

冬十月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為翰林侍讀

初仁宗大漸謂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時勉既下獄至是或言其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親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即斬西市毋入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校尉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遥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劇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

鑒其無辜故為曲折以顯其寬宥直臣之美但其獲罪所由究非先朝盛德而必使之于大廷歷數始為歎息稱忠將欲形已之長竟不復為仁宗少留餘地于心果何以自安且宣宗後此于陳祚請講大學衍義籍沒逮繫郭循極諫工作棄廷杖戕其



悉記帝意並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其官比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

質實 端東西旁門 撫史入端門內為六科東曰闕左門西曰闕右門按闕左右門即端東西旁門也

大雷電雨

是月己卯夜也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阯遇賊于應平敗績參贊尚書陳洽死之

先是陳智遣都指揮袁亮擊黎利弟善于廣威州亮遣指揮陶森錢輔等渡河中伏並死亮被執善遂分

失視金瓜捶擊殆無以異又何前後之自相矛盾耶



兵三路攻交州府一攻下關都督陳濬擊却之攻邊江小門者為李安所敗善夜走參將馬瑛破賊清威至石室會通兵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寧橋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中脇走尚書陳洽躍馬入賊陣創甚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張目叱曰吾為國大臣食祿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刭死黎利在清化聞之自將精卒鼓行至清潭進圍東關通本無將略以父真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誤用之一戰而敗心膽皆喪陰遣人許為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界賊令官吏軍民盡還東關儆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打忠擐城拒守利移兵攻之不下賊萬餘人攻隘留關百戶黄廌等遇害百戶萬琮登城大呼出南門擊走之明年春利犯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斬其偽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

乘勝急擊通猶豫數日賊得樹柵掘濠塹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前後三十戰力竭自剄死復攻邱溫都指揮孫聚力拒之邱溫去廣西憑祥止二寨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指揮使徐麒千戶蔡顓死之

質實 寧橋臨沙河昌江城在故諒山府北憑祥宋為憑祥峒明為鎮後為縣今州屬廣西太平府羅通字學古吉水人官御史以言事出為清化州知州通許利請封檄清化以南歸黎氏羅通曰非君命而欲賣城義不可連戰敗走之初都督蔡福守乂安被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贊指揮魯貴千戶李忠降賊至是福馳馬清化城下大呼守城者宜見幾全首領羅通大罵乃去李任金華永康人利以賊八萬餘攻昌江城任與指揮顧福等竭力拒賊皆自剄死中官馮智大哭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諒江知府劉子輔及其一子一妾俱死城中軍校及男女同死者數千人賊縱火焚燒劫掠

一空子輔廬陵人徐麒桂林中衛指揮使蔡顒南寧千戶邱温被圍麒顒率疲卒固守城陷皆死無一降者

諭御史勿窮治高煦餘黨

左都御史劉觀等言高煦之黨同謀者皆伏法其護衛軍丁居他州者尚多當罪之帝曰凡先調衛及商販在外者皆不預逆謀其釋之不必窮治

質實

劉觀雄縣人

十二月免六師所過秋糧

錄囚

命行在刑部都察院錦衣衛三日內悉上所鞫獄囚罪狀帝親覽決真犯死罪依律連坐以下免死謫戍

追贓流徒以下運甎贖罪及罰
鈔釋免有差凡宥免三千餘人

## 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

帝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副之都督崔聚為右參將尚書李慶參贊軍務帥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從雲南進兵勅通固守以俟又以黃福仍兼交阯布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質實** 梁銘汝陽人崔聚懷遠人李慶字德孚順義人徐亨興安伯祥之孫

## 丁未 二年春正月申明屯田法

帝命戶部申明屯田之法謂侍臣曰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糧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然朕以為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

以時巡察

南京地震

是年凡十有一震

二月以戶部左侍郎陳山為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先是山與張瑛俱侍帝講讀瑛既為大學士山亦有是命

夏四月晉王濟熺有罪廢為庶人

初濟熺既搆陷濟熺幽其父子空室中蔬食不給恭王宮中老媪走訴成祖乃即獄中召晉府故承奉左

徽問之盡得濟熿搆濟熺狀立命徽馳召濟熺父子濟熺幽已十年左徽者故因濟熺牽連繫獄或傳徽死已久及至一府大驚徽入空室釋濟熺父子相持大慟時成祖北征謁行在所帝見濟熺病惻然封美圭平陽王使奉父居平陽以恭王故田會帝崩濟熿嶄不與仁宗連以書諭卒不聽又聞朝廷賜濟熺王者冠服及他賚予益怨望成祖仁宗之崩不為服使寺人代臨幕中廣致妖巫為詛咒不輟帝即位濟熿密遣人結高煦謀不軌寧化王濟煥告變比擒高煦又得濟熿交通書帝未之問而濟熿所遣使高煦人懼罪走京師自首內使劉信等告濟熿擅取屯糧欲應高煦并發宮中詛咒事濟煥亦始知嫡母被弒馳奏帝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為庶人幽之鳳陽同謀官屬及諸巫皆論死

質實 恭王故田在連伯灘成祖與美圭濟熿久不與仁宗諭之不從美圭言連伯灘地隸平陽不隸太原仁宗遣人視灘果隸平陽

又書諭濟熿卒不與

##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

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書請和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莫敢言遂遣人偕利使至京進表及方物

## 五月薛禄督餉開平

命陽武侯薛禄佩鎮朔大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師防護糧餉赴開平時開平備禦都指揮唐銘等屢奏寇出沒邊境故也銘等又云孤城荒遠薪芻並難猝遇寇至别無應援請添官軍神銃手備下其事於英國公張輔及羣臣議皆以為添官軍愈難餽給宜準陽武侯薛禄初奏於獨石築城立開平衛以開平備禦

官軍家屬移于新城且耕且守而以開平及所調他衛官軍選其精壯分作二班每班一千餘人更代于開平舊城備哨新城守禦官軍不足者暫于宣府及附近衛分酌量添撥候發罪囚充軍代還仍勅薛祿于防護糧餉之餘相宜區畫築城安恤卑事而歸帝命俟秋成後為之

質實 獨石在赤城縣東北一百里在宣化府東北三百十里其南為獨石城明宣德五年自故開平城移置開平衛于此景泰三年設上北路參將 本朝康熙三十二年併衛入赤城縣仍設參將駐防曰獨石路雍正十年改設副將十二年增設同知

#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等討之

松潘衛當發軍戍交阯將士憚行千户錢宏與衆謀詭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軍討番宏潛

至番寨脅以大軍將致討逼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大軍且至衆遂驚走約生番為亂殺指揮陳傑衆至五萬人合攻松潘城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以懷充總兵官與指揮蔣貴合兵討之而梟宏于松潘以狥明年正月官軍連敗賊復疊溪招撫諸番三十餘寨松潘平命懷鎮其地

質實

疊溪在松潘衛南二百三十里唐翼州宋元皆為羌據洪武時平西羌以古翼州置疊溪千戶所今疊溪營屬松潘鎮陳懷合肥人蔣貴字大富江都人

發明

時松潘番固未反也錢宏冀免征調乃詭言番叛且勦索激變致生番果反撓敗官軍于是令陳懷等合討而梟宏以狥宏之滋事一方誅戮固由自取而其時都司誤聽宏言發軍致討尤不得為無罪夫以千戶狡黠自私之詞為將備者果察其情偽不肯遽爾興兵雖有宏之逼脅番衆

並作䘏刑古人欽恤之義苟情有可矜而罪非不赦許其納米

尚不至挺而為亂然則斯役也都司實為禍階而憒貴等竟置不問豈非漏網哉

## 薛祿敗敵于開平

時諳達數為邊患祿至開平寇先已遁城下無所得而退祿遂率精兵往襲之晝伏夜行踰三夕望見敵營縱輕騎徑薄之殺數十人生擒鎮撫百戶等十二人獲其男婦六十四人馬八百餘匹牛羊四千餘頭既還衆躡其後祿縱兵奮擊又大敗之遂遠遁

##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

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往至死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繫

質實 張純江陵人

弛罪亦未嘗不可頗宜聽人之自贖豈可不問其願與否而強人使從令無乃者轉交無窮之累則足為利起見而非為仁行權矣



命都督僉事山雲鎮廣西

柳慶蠻韋萬黄等糾合猺獞為亂鎮遠侯顧興祖以不救交阯被逮公侯大臣舉雲廉勇有智略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官軍討之時賊方刼掠臨桂諸縣聚衆保山嶺山峻險拄木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驅向賊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木石且盡衆譟而登斬首萬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傅舍九千餘區以鎮要害初土官饋獻帥率受之然卒為所持雲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汚不可復湔將軍新潔衣也寧可汚乎雲曰彼且疑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耶雲曰善盡却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雲所至撫善良察誣枉土人皆愛之

質實

柳慶柳州百粵地唐置柳州元路明為柳州府

慶遠百粤地宋置慶遠府元路明復為府臨桂縣唐置明為桂林府治今皆因之山雲徐州人鄭牢帥府老吏嘗逮事韓觀觀醉輒殺人牢輒留之醒乃以白性剛直為士大夫所重以吏終

發明 山雲鎮廣西凡柳潯平樂桂林宜山思恩諸蠻先後討平猺獞屏迹其功亦卓卓矣方其議代興祖時衆薦為廉勇有智略則土官餽獻之陋習豈有不立斥其非者乃猶待取法于府吏而始卻而不受哉或當時嫉雲者欲汚其潔白之操故曲為傳聞之說以形其所守未堅見利而心動耳乃史家轉稱道之其亦未之加察矣

八月黃淮罷

帝親征樂安命淮居守至是以疾乞休許之賜錢萬貫

免兩京山西河南州縣被災稅糧

九月柳升進軍倒馬坡遇伏死諸軍盡歿

升奉命久俟諸軍集至是始抵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有成言乃詭稱陳氏有後率大小頭目具書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啓封遣使奏聞趣進兵連破關隘數十直抵鎮夷關升以賊屢敗易之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恐賊示弱以誘官軍亟言于李慶曰柳將軍辭色皆驕驕者兵家所忌防賊設伏宜力言之時慶及梁銘皆病甚強起告升都事潘禋亦勸升持重賡傾探引寧橋事為戒升不為意進薄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升陷泥淖中伏發升中鏢死從者皆歿其夕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鬭賊驅象大至陣亂聚為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官軍或走或死無一

人降者安鏞褈及主事李宗昉皆死時黃福再撫交阯比至升已敗奔還至鎮夷關為守者所執欲自殺守關者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歸我曹豈敢至此黎利聞饋白金餱糧以肩輿送出境福至龍州盡以賊所遺歸之官

質實

黎利等書略曰太宗皇帝與師弔伐詔求陳氏子孫以繼陳祀是時陳族罹季犛之毒弃竄遠徙無從訪求今陳氏遺嗣有暠者竄身老撾二十年本國人民不忘陳氏先王之澤已求暠于羈次欲得暠繼宗祀倘蒙天恩循太宗皇帝繼絶明詔使陳氏減而復續實一國之人戴天恩於無窮也倒馬坡在雞陵關南鎮夷關即雞陵關史安字志靜豊城人陳鏞字叔振錢塘人潞褈鄞人官後軍都事李宗昉里系無考

冬十月王通棄交阯與黎利盟而還

通閩柳升敗歿益懼更㫜利和教利立陳暠為陳氏後詭言實先陳王頎三世孫今訪得之交人欲奉以為後輒立壇集軍民官吏與利盟誓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為馳上表即引兵還沐晟軍至水尾聞已議和遂引退賊乘之晟大敗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阯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王通使以利所奉陳暠表亦至詞略相同帝覽之心知其詐然欲藉此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之臣期一年以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為不可許而楊士奇楊榮知帝厭兵且前有欲棄交阯語因力言許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爭于是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齎詔諭交阯赦除其罪并諭利興滅繼絶意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勅召

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騏山壽由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為賊所獲及拘留者不可勝計【質實】利所奉陳暠表略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烇三世嫡孫臣陳暠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殺戮臣族殆盡臣暠奔竄老撾以延殘息今二十年國人聞臣尚存遍臣還國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欽州隋置明初為欽州府後改州屬廉州府今因之李琦元氏人

##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又善病而孫貴妃有寵乃陰取宮人子為已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詔大赦天下免明年稅糧三分之一【質實】孫貴妃鄒平人幼育宮中有美色永城縣主簿孫忠之女

帝即位立為貴妃故事皇后金寶金冊貴妃以下有冊無寶宣德元年五月帝請于太后製金寶賜馬貴妃有寶自此始

## 十二月振陝西饑

帝語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昨聞關中旱饑已命有司發廩又命卿出京庫布帛往振之此皆朝政闕失所致因作詩志愧卿亦當與朕同憂也

## 戊申 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為皇太子

皇子生八日羣臣即上表請立為太子皇后亦屢表請早定國本貴妃佯驚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立嫡非善全之道向已屢論及之若由于臣下中請尤易滋流

英況其未離繈褓者乎乃宣宗皇子生甫八日而羣臣請立太子之疏已紛紛競陳有何迫不及待竟至于此徒知拘古義名而不審其體真不足當一噱而況其事出揣摩迎合耶

作帝訓成

御製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馭夷藥餌以教子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大要備具帝自爲之序復題其後以致意焉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毋以子貴將廢后而立貴妃召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爲不可帝乃獨召士奇至武英殿密諭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遜居別宮則進退有禮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爲皇后胡后既廢張太后常召居清寧宮內廷朝宴命居孫后上孫后常

快快至正統七年十月太后崩后痛哭不已踰年亦崩用嬪御禮葬金山天順七年七月追謚恭讓皇后修陵寢金山在順天府宛平縣西不祔廟質實北二十里其南曰甕山

阿嚕台入貢

遣使臣四百六十人來朝貢馬及方物

宴大臣于西苑

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御等之力也是時帝方勵精求治諸大臣亦同心輔政海内漸臻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許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問民間疾苦賦詩賡唱朝野稱盛事

云

**質實**

明彭時賜遊西苑記西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池周十餘里池中駕虹梁以通往來橋東為圓臺臺上為圓殿殿前有古松其北即萬歲山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廣寒殿也池西南又有一山最高處為鏡殿乃金元時所作其西南曰南臺則宣帝常幸處也按西苑在今西華門之西入苑門即太液池池南北亘四里東西二百餘步其上源自玉泉山合西北諸水至北安門水門流入匯為大池元時亦名西華潭夾岸多槐柳池中蒲藻紛敷禽魚翔泳望如仙洲勝境池上跨長橋坊楔對峙東曰玉蝀西曰金鼇橋北稱北海橋南稱中海瀛臺以南稱南海其中海之東岸有蕉園舊址稍南為萬善殿殿西有亭為太液秋風即燕京八景之一又按萬歲山金名瓊華島元中統三年修之至元八年名萬歲山其山皆疊玲瓏石為之明宣宗廣寒殿記萬歲山石即宋之艮嶽也金徙于此今為白塔山又按明廣寒殿鏡

殿今皆無其南臺即今瀛臺舊一名趯臺在太液池中由西苑門入度板橋有門曰德昌中建殿五楹殿之南石堤數十步過堤歷級而登為翔鸞閣涵元殿香扆殿迎薰亭而統名之曰瀛臺臺三面臨水奇石森列花樹芬鬱天然林壑之致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

帝曰致治之道莫先于廣言路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

閏月免山西旱災租遣使撫輯流民

山西布政司言平陽府屬八州三十三縣旱詔免其租仍振恤之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即命遣官撫輯發廩振之

王通陳智等及布政使弋謙內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阯罪下獄論死

通等至京文武諸臣廷鞫俱論死下獄籍其家時議以通棄地擅和騏恣虐激變罪尤重然帝皆不誅長繫待決而已顧興祖先被逮亦下獄廷臣劾沐晟徐亨譚忠等逗留不進違命喪師罪帝不問初交阯右布政戚遜以貪淫黜命謙往代

通棄交阯謙非其罪亦論死

發明 王通等與賊議和擅棄交阯山壽庇護叛寇馬騏激變一方皆罪之尤者當時惟長繫不誅沐晟及徐亨譚忠等總兵助勦其始不救柳升及升陷又不進援引兵退回致賊勢猖獗亦復置之不問蓋宣宗早定棄朱崖之見故遂不行子玉之誅耳而史獨謂弋謙論死非罪謙官布政守土是其專責乃竟聽其議和棄地無一言救止視彼通智騏壽輩或可量從末減然又烏得云無罪哉

五月復遣羅汝敬等諭黎利立陳氏後

李琦還自交阯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暠于正月物故陳氏子孫絶國人推利守其國謹俟朝命帝亦知其詐不欲遽封復遣汝敬等諭利及其下令訪陳氏後并盡還官吏人民及其眷屬

贈恤交阯死事諸臣

先是交阯布政使弋謙以都指揮同知李任等死節事聞帝惻然曰大丈夫為國固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任等可謂無愧矣至是贈李任為都督同知燕山前衛指揮使顧福昌江衛指揮使劉順廣西桂林中衛指揮使徐麒俱為都指揮同知交阯前衛指揮僉事周安為指揮同知南寧衛正千戶蔡顒為指揮僉事燕山左衛副千戶桂勝為正千戶諒江府知府劉子輔諒山府知府易先俱為左布政司參政政平州知州何忠為府同知內官馮智為內官監太監呂任等子孫承襲惟指揮陳麟嘗與朱廣開門納賊死不掩過恩不及

質實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與桂勝俱被拘罵不屈並忠子皆受害易先湘陰人自縊死周安守乂安陷賊與陳麟奪賊刀殺數人皆自刎死所部九千餘人悉被殺

免北京被災夏稅

真定順德廣平所屬州縣奏自去年十月至今年夏不雨麥無收帝命免徵夏稅

免汝南王有爋新安王有熺為庶人

初汝南王有爋新安王有熺祥符王有爝皆周王有燉弟有爋數訐有燉帝既書諭之有爋又與有熺詐為有爝與趙王高燧書內外皆有祥符王印識緊荀上置彰德城外詞甚悖都指揮王友得書以聞帝逮友訊無迹召有爝至曰必有爋所為訊之具服有爋少與高煦善建文中常誣定王反成祖即位後定王請誅之成祖不忍從之大理定王老始歸有熺匿食人肝腦薄暮伺人于門掠而殺之其即前日未晡行迹為斷至是并免為庶人

質實 有燉有爋有熺有爝皆周定王橚子

蔡福等六人伏誅

朝官自有常祿即或薪芻僕馬所費較多又豈可以給於人致

福為都督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守乂安為賊所圍福不與戰而率廣等降賊且教賊造攻具以攻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欲焚賊營福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昌江等城福歷說各城人出降至昌江清化為李任羅通罵而去黎利送福等歸京師鞫之伏罪命皆棄市籍其家

六月免陝西被災夏稅

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命勘實除稅是月又振山西饑

秋七月以顧佐為右都御史

帝召楊士奇楊榮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為甚耳榮曰永樂末無逾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對曰劉觀問誰可代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公廉有威為京尹

揭清節乃當時相沿成俗雖以顧佐之廉公有素亦不免為情習所移實非大臣潔清自矢之義官宗既知其失人因揭士奇之言而檢驗由來即當別定章程以剔除積弊顧惟付之浩歎姑息因仍明知而不為之禁則偽廉帑下之風伊于胡底尚成



政清弊革帝乃出觀巡視河道擢佐右都御史賜勑獎勉命察諸御史不稱職者黜之佐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于是御史交章劾觀並其子輻諸贓汚不法事逮觀父子下獄將置重典特貸其死乃謫輻戍遼東而命觀偕往佐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戶側百僚過者皆旋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為顧獨坐云都察院吏許佐受隸金私遣隸歸帝密示士奇曰爾不嘗舉佐廉乎對曰有之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不得不遣半歸使出資免役官得資貲隸得歸耕永樂以來朝臣皆然即臣亦然帝歎曰朝臣貧乃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輒敢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對曰細事不足干上怒帝乃以吏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召吏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貸汝帝聞謂佐得大體益喜

贊 顧佐字禮卿太康人

何政體乎

八月皇子祁鈺生

宣宗次子賢妃吳氏生

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

初仁宗將還都南京設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凡五府六部文移申達必經行府行部多重複稽誤至是帝命公侯伯尚書都御史翰林學士議于是張輔蹇義等言北京既有府部行府行部宜罷從之其諸司行在字至正統六年始去

帝自將巡邊敗烏梁海濟勒默特之衆于寬河

帝次石門驛聞烏梁海濟勒默特萬餘人已入塞乃留大軍於遵化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

糧出喜峰口遇敵於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烏梁海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旂悉下馬羅拜請降遂生縛之斬其酋渠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質實　寬河在今喀爾沁左翼南源出寬山東流會額類河入　盛京寧遠州界石門驛在遵化州西有鎮

九月帝還京師

帝親製詩歌勞將士至京師謁告於廟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

也當時凡中官鎮邊者總兵官往往畏之敬至大同亨與議事無所撓亨卒敬始縱恣

**發明** 明代以宦官監軍分鎮實自永樂始王安莅譚青營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阯至則擅用威福生事激變有濫觴之勢矣宣宗於閹豎尤加親信巡邊之使四出邊將皆為所脅制鄭亨鎮大同最久治軍嚴肅即敬至亦無所撓然則中官之滋擾邊庭者固由朝廷之偏任奸璫之弄權亦由為將者不能秉正持公整軍飭武致若輩無所忌憚得乘間而撓敗之此監軍誠為弊政而總兵又何可無

略哉

## 十一月錦衣指揮鍾法保請採珠廣東下獄

帝曰此小人欲生事擾民以圖己利也即收繫於獄

**質實** 按明實錄錦衣指揮鍾法保言廣州有珠

池産大珠請同内官往採時宣宗斥之下獄以其請采珠恐擾民也大政記作采硃砂誤今以明實録為正鍾法保廣州東莞縣人

十二月廣西總兵山雲討擒忻城蠻

忻城蠻譚團作亂雲討擒之斬首千五百餘級歸所掠軍民三百八十五人　質實　忻城縣唐置明屬慶遠府今因之

己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山雲討平柳潯蠻

雲討平柳潯諸蠻冬雒容蠻出掠遣指揮王綸破之

質實 雒容縣唐置屬柳州明屬柳州府今因之

## 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略漕運

帝即位後命瑄守淮安督漕運至是瑄言濟寧以北水道淤塞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帝念瑄久勞命尚書黃福同經理大臣督漕自此始

## 五月勑授交阯人不從賊者職

工部右侍郎羅汝敬奏交阯廣源州人閉顏岑斗烈譚忠謹初以龍州地歸附授顏本貫知州斗烈判官忠謹吏目黎利叛三人義不從利咸歸龍州顏臨終屬其子元成曰受天朝官不可貳心從賊今顏已死乞憫其忠量與元成等職事而處之善地帝命元成仍為知州判官吏目職如舊俱於廣西布政司支俸

有司常
加撫恤

## 六月詔贓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翺言官吏害民蠧政贓犯為甚今官吏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黷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為治之道也請自今贓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為立國之大法自今文吏官吏犯贓者悉依律治

質實　王翺字九臯鹽山人

## 初設鈔關

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尚書郭資言鈔法不行由商居貨不稅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李奇耿定相繼言之乃沿兩京水道設關收鈔於是置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

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鈔關之設自此始

質實　漷縣在通州南四十五里遼漷陰縣元漷州明漷縣屬通州今併入通州上新河在今江寧縣江東門外稍南五里滸墅在長洲縣西北本名虎疁唐諱虎錢氏諱疁改為滸墅金沙洲在江夏縣西南大江中北新在仁和縣北武林門外十里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

## 秋七月幸文淵閣

駕幸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論經史咨政務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之曰國史貴詳實卿等宜盡心賜鈔有差以後數臨幸置庖設饌并製詩賜士奇等

質實　帝製詩在是年十月再幸同侍者士奇榮外有金幼孜楊溥曾棨王直王英李時勉錢習禮陳循等

九月放免南北監生

南北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以上學無成效及老疾者二百五十三人令還鄉為民

令天下學校生員兼習書算

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學校教養人材固當講習經史至於書數之學亦當用心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不曉習乞令天下學校生員兼習書算從提調正官按察司巡按御史考試庶幾生徒才可致用從之

發明 明太祖洪武三年京師及行省開鄉試三場中式後書算曾與騎射律並試然亦祗場後及之非取士之正則也二十五年又曾令儒學生員兼習書算然不久即罷良以通經致用為重至

習書習算祇為游藝小道耳宣宗聽王仙言令天下生員兼習書算而又重以考校令之所在趨如流水德成藝成漸致無分本末豈造就人才之良法哉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

帝作猗蘭操示大臣曰孔子自衛反魯而操猗蘭傷不遇也朕慮谷中之賢有不仕者輒擬斯篇夫以人事君大臣之道也卿等宜勉副朕懷

質實

猗蘭操詞蘭生幽谷兮煜煜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

張瑛陳山罷

瑛與山先後俱為大學士直文淵閣帝以舊恩除之而瑛與山雖參機務無所建白帝浸厭薄之是月朔

帝御門遥見山趙朝問楊士奇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寡學昧大體帝曰然往者趙王事幾為誤遂命山輟機務專授小内使書瑛亦出為南京禮部尚書

閲武近郊

召豐城侯李賢等命之曰朕以農務既畢閲武近郊命卿等居守遇機密重務計議即行仍馳奏

質實

李賢豐城侯彬之子彬卒嗣侯

十一月陽武侯薛禄帥師巡邊

禄充總兵官恭順侯吳克忠副之都督譚廣武安侯鄭亨各選士馬聽調

質實

吳克忠蒙古人恭順伯允誠之子允誠舊名巴圖特穆爾永樂三年來歸因賜姓名克忠初名達蘭允誠卒成祖更其名曰克

忠世襲父爵洪熙元年進侯諱賡字仲宏丹徒人○巴圖特穆爾舊作把都帖木兒達蘭舊作荅蘭今俱改

庚戌

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皆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名位先於三楊仁宣之世外兼臺省內參館閣與三楊同心輔政義善謀榮善斷而原吉與士奇尤持大體有古大臣風烈及是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原吉有雅量嘗言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同列有善即采納之有小過必掩覆之呂震嘗傾原吉震為子乞官原吉以震有守城功為之請陳瑄初亦惡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

則無可忍矣嘗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二月罷工部採木

帝諭侍臣曰為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時而工部采運木植未已豈不妨農事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夫悉罷遣歸農

下詔寬卹

帝以春和將下詔寬卹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但今當寬卹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部符采買當按土宜法司理刑務敦平恕工匠在京者宜分戶丁之半還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即草勅行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

帝親櫜鞬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馬扶輦畿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稚皆山呼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帝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皆賜之

質實　清河在宛平縣西北二十里上有廣濟橋永樂中建

夏四月薛祿帥師築赤城等處城堡

命祿帥師築赤城鵰鶚雲州獨石團山城堡勑大同宣府總兵官及府州各發兵夫赴役仍令以精騎防

豪強不鋤則不足以安良扶弱興利除害惟真循吏能為之至于慈祥豈弟僅可諭其宅心而

護皆聽祿節制并賜之詩有出車命南仲城齊維山甫句祿稽首受賜退問楊士奇南仲山甫何如士奇具以告曰上以古賢人待爾也祿拊心曰祿武夫敢望前賢然上所命不敢不勉

質實 赤城堡以元赤城站置水經注沽水徑赤城東即此 本朝康熙三十二年改置赤城縣屬宣化府固山堡在明故永寧縣西北十五里今延慶州東

五月以郎中況鍾等九人為知府賜勑遣之

帝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職會雄劇地九郡缺守令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及郎中趙豫莫愚羅以禮員外郎陳本深郎晏馬儀御史何文淵陳鼎等皆賜勑俾馳驛之任及冬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亦如之諸人俱有治績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烝烝稱盛而其間尤著聲者況

果決剛明必當濟以寬事能吏循吏蹤有兩稱究歸一轍也必以豫為勝鍾豈知治體者哉

鍾趙豫鍾在蘇州務鋤豪強植良弱興利除害不遺餘力奏免重賦七十餘萬石民有況太守民父母之歌豫在松江一意拊循與民休戚在職十五年尤以豈弟稱及去老稚攀轅留一履以誌遺愛時論謂鍾為能吏而豫為循吏云

質實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書呂震奇其才薦授儀制司主事遷郎中趙豫字定素安肅人以兵部郎中知松江莫愚臨桂人知常州請減宜興進茶數禁公差官凌虐有司嚴核上官薦劾之貫羅以禮桂陽人初知西安尋移紹興建昌所至多惠愛凡二十七年乃致仕陳本深字有源鄞人知吉安除豪強破盗賊為政舉大綱不苛細邵旻知武昌性忠直為政公平治三載事舉弊除馬儀知杭州有惠政民戴之邵旻馬儀史失傳里系何文淵字巨川江西廣昌人知溫州減陸田稅革軍倉弊利興害絕政聲大振陳鼎新興人知建昌懲桀驁民畏法更布教條施德意一時官校斂袵

四境晏然

## 六月遷開平衛于獨石

洪武初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寧既棄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備益虛

質實 八驛東曰涼亭泥河寒峯黄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龍岡在故開平衛北一名臥龍山形勢雄險元上都北枕龍岡即此山也灤河源自口北開平東南流經遷安縣界至盧龍縣合漆河又南至樂亭縣入于海

發明 明初設衛開平與大寧古北口獨石相接為北邊之要鎮成祖初藉三衛以脅寧王迨事

成即以大寧地全畀三衛以償前勞不思大寧既棄開平之勢遂孤宣宗君臣又無深謀遠慮無端移鎮獨石以為聊固吾圉竟至蹙國三百餘里夫祖宗之成業縱不能使闢地有加而式廓之版圖忽焉而自我侵削繼序其皇之謂何宣宗猶為明代令辟何計不及此而為此弗克負荷之舉耶

遣使捕畿內蝗

永平河間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于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畿南山東河南淮北屯田尋罷

福上言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阯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請役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既省京倉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衛月糧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帝善之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實便請先以五萬頃為率發附近居民五萬人墾之但山東近年旱饑流徙初復衛卒多力役宜先遣官行視田以俟開墾帝從之命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益勞擾本等以聞事遂不行

# 九月更定在外罪囚贖罪例

除真犯外文職官吏犯贓者送京師如律處治軍職犯死罪者令納米贖罪畢日送京師調衛非贓罪則

周忱巡撫南畿如與水利減浮糧設倉濟農一切皆心措置善政頗多誠非苟且塗飾者所可及若其告訐不省一事則不得謂之無失蓋多事阿處其擾民而刁健必宜于懲治況南人好

不分輕重俱命納米畢日送職役

## 以周忱為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為甚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乃用大學士楊榮薦擢忱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兼督稅糧許便宜行事忱至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並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創為平米法令出耗必均又請敕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準式革糧長之大入小出者舊例糧長正副三人皆科斂充之忱止設正副各一人民大便又於收糧設輅收總收法於運糧設撥運綱運法以次就理時蘇州逋賦最多一郡積至八百萬石而賦額亦較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帝屢詔減之忱乃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

訟自昔已然誠能處置一二以警其餘庶奸徒知所斂迹若一槩置之不問則小人益無所顧忌勢必閧風競起案牘日滋于民又何利乎至忱繼胡概之後寬猛相濟張弛因乎其時欲為簡易以便民未嘗不可但因人而計而以勅旨為解則殊碍于



萬餘石他府以次減民困獲甦先是大理卿胡概為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訐者輙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卿勅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安撫軍民委寄正不同耳忱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從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疾苦為之商略處置其馭下雖里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者則推誠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嘗相視水利督濬崑山嘉定諸浦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為巡撫也是時與忱同命者北畿山東曹宏湖廣吳政由員外郎江西趙新浙江趙倫由郎中河南山西于謙由御史皆擢侍郎為巡撫而忱與謙任最久政績亦最著

質實

轄收總收忱本傳忱見諸縣收糧無團局糧長即家貯之曰此致逋之由也遂命諸縣於水次置囤囤設糧頭囤戶各一人名轄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一人總之名總收民持帖赴囤官為監納糧長但

理豈知除害安
民本非二事去
稂莠正所以植
嘉禾而保善良
亦豈得不鋤敗
類徒高言清淨
而務為姑息養
奸又安能盡撫
綏之實耶





奉朔會而已撥運綱運忱置二簿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計所運京師通州諸倉耗以次定支綱運聽其填注剝淺諸費歸以償之又支撥羨餘存貯在倉曰餘米次年餘多則加六徵又次年加五徵曲算漢徐岳數術記遺了算之法一位為一了字其了有三曲其下股之末內主一外主九下次第一曲內主二外主八當第二曲內主三外主七其第三曲內主四外主六當了字之首則主五故首惟乘五腹背兩兼濬嘉定崑山諸浦忱詣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塞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所水迅流駛下壅遂盡滌崑山縣梁置元升州明洪武二年降縣屬蘇州府今因之曹宏益陽人吳政麗水人趙新字日新富陽人趙倫邠州人于謙字廷益錢塘人宣德初授御史繼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帝巡近郊

乙卯巡近郊命李賢張本顧佐等居守巳未駕還京師

帝巡邊至洗馬林閱武而還

丙子帝發京師丙戌至洗馬林遍閱城堡兵備召見諸將咸加賜勞乃還

十二月兩京地震

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

辛亥六年春正月罷湖廣採木

先是工部奏往湖廣採辦材木并發民運舊所採木赴南京至是帝聞湖廣旱災軍民艱苦遂罷其役

大雨雷電

是月十有五日庚辰也

二月工部侍郎羅汝敬督陝西屯田

寧夏甘肅膏腴地時為鎮守官及各衛豪横官旗所占俱不報官輸租其甲下瘠地則分與屯軍致屯糧虧欠兵士饑困陝西參政陳琰言乞遣官行視帝命汝敬往同三司經理

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

時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今方面官雖出身不同皆由資格陞擢有臨政略無施設者有貪虐為非者名與實異行與言違近吏部勘合令其考察郡縣官吏已不能正焉能正人是以好惡不公去取多謬乞令

吏部先察布政司按察司賢否賢者留否者黜然後可以責令考察帝是其言命自今考察外官必自二司始

夏四月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

巡按御史張昺言大同地雖寒平原曠野種粟麥有收其地多為軍官占據民無地可種日以貧困請遣官往視占多者分與軍民便帝命車往視之

質實　柴車字叔與錢塘人

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四年春羅汝敬等還利復言陳氏無遺種請別命因貢方物及代身金人又言臣九歲女遭亂離散後知馬騏攜歸充宮婢臣不勝兒女私冒昧以請帝心知陳氏即有後利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命李琦汝

敬齋勅諭再訪且以利女病死告之五年春琦等還利遣使貢金銀器方物復飾詞具奏并具頭目耆老奏請令利攝國政帝復以訪陳氏裔還中國遺民二事諭之詞不甚堅至是利遣使謝罪以二事飾辭對復進頭目耆老奏仍為利乞封帝乃許之命禮部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齎勅印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勅命居國僭稱帝紀元順天建東西二都東都在交州府西都在清華府分十三道曰山南京北山西海陽安邦諒山太原明光諒化清華乂安順化廣南各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其制度多擬中國云

質實 徐琦字良玉錢塘人寧夏衛籍

秋七月朶顏三衛市易

遣錦衣衛指揮齎勅諭三衛聽其來朝及往來市易但嚴飭部屬恪遵法度毋輙侵犯邊境

微行至臣下私居惟宋太祖之于趙普曾一行之其意或在于險行伺察然已不可爲訓若宣宗果思士奇一言何難宣召入對而必以昏暮降臨乎迨後武宗踵爲故事遂乃馳騁自如宣府大同盤遊不反皆宣宗貽謀

## 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帝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耳越數日帝遣内官問士奇微行有何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冤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如士奇言帝語士奇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 質實

獲二盜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王泉山挾弓矢伏道旁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羣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爲所獲

## 冬十一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漕惟海運用官軍其餘皆用民運自開會通河後平江伯陳瑄改用官軍支運造淺船

之不甚有以啓之耳轉漕之法明季屢更訖無良策蓋輸將雜閙淛之驗而飛輓則宜肇之于宣德令里老承催富戶充當郎使全無苛擾而常賦外已多一力役之征後雖改為支運而尚令民運至中途及陳瑄等議行兌運似乎斟酌變通

三千餘艘將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輓運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餘石名曰支運既而官軍多所調遣仍用民運道遠數愆期宣德四年瑄及尚書黄福董理漕事建議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德民運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至京至是瑄上言民運糧諸倉往返經年失悮農業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為兌運帝命羣臣會議吏部蹇義等上言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為差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江以南六斗江以北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倉其不願兌者聽其

然不以收納責之有司文兌歸之水次仍令軍民私相授受且兌運與支運參行法不歸于畫一民尚益無所適從強弱不均弊端百出非恤民之善政也



自便兌運與支運參行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為洪閘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而民亦多以遠運為艱由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

質實　洪閘謂徐呂二洪及會通河諸閘

## 十二月中官袁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侍假採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僭侈非法遂磔琦并戮其黨十餘人仍命都察院榜琦罪示天下

質實　按明實錄六年十一月內官袁琦事覺下獄上以其所遣在外者尚多於是遣太監劉寧御史張駿李灝等往籍其贓及執其從人寧駿灝往直隸蘇松諸郡御史蔣彥廣往福建胡智往湖廣施信往江西高超往廣東劉禎往廣西胡敬往河南于全往南京郭原往河間唐愼往直沽梁彰往四川雲南內裴可烈在蘇松諸郡貪暴尤甚

特命械繫至京時内使馬俊公差還京至良鄉聞袁琦事自經有司以聞上曰此正與袁琦同惡害民者命戮其屍梟首于市又中官唐受以公差南京縱恣貪酷事聞捕至具服械赴南京磔梟于市十二月命磔琦而斬阮巨隊阮誥武莽武路阮可陳友趙誰王貴楊四保陳海等十人裴可烈亦下錦衣衛獄死

發明 袁琦一使令之宦者耳恃恩欺妄遂假采辦為名内官内使紛然四出虐取金銀動累萬計天下含冤無愬怨及朝廷其時風憲之官受其節制無可如何流毒幾遍天下至是宣宗覺之遣御史分捕伏罪然官吏軍民受害已非一日誅之晩矣始不慎其幾而後復不絶其本宦豎之禍遂與明代相終始其為厲階者豈一朝夕之故哉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

幼孜簡易靜默寬裕有容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疾
革家人屬請身後恩幼孜曰此君子所恥也及卒贈
少保謚
忠靖

刑賞乃馭下大
權免死之券賜
諸功臣尚且不
可蓋執法則有
反汗之虞而四
脅易啟僭綱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三十一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九

起壬子明宣宗宣德七年盡癸亥明英宗正統八年凡十二年

壬子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勅羣臣謹天戒免朝賀

賜中官金英范洪免死詔

賜英及洪免死詔辭極褒美

三月復下詔寬卹

弊仁義之施且由此而失因矣至金英等本宮中小閹豎並未稍著微勞有何勲績足錄竟至詔書宥死且從而褒異之乎不知閹宦輩小人雖恭若拾取得宜尚謹守不敢干犯少示檢察則蕩佚有之矣況假以殊榮縱之玩紀綱懸乎明宣既任宦官

帝詔楊士奇諭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賢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勇畧者郡守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帝從之諭部臣曰朕以官田賦重十減其三乃聞異時蠲租詔下戶部皆不行甚者約有司不得以詔書為辭是廢格詔令使澤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乃出減租詩示之

夏四月免山西逋賦

山西旱免逋賦二百四十萬石有奇

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

之奬至此至英宗而大壊宣宗此舉固已聞其漸矣

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潦有資從之質實朱鑑字用明晉江人

作官箴戒百官

帝諭曰朕撫兆民實頼羣臣同心同力興起治功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喻因取古人箴儆之意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覧觀然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凡三十五篇質實府六部都察院太常寺大理寺通政司詹事府翰林院左右春坊司經局六科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欽天監京府行人司錦衣衛中都留守司各都指揮司内外諸衛布政使按察使各府州縣王府鹽運司各儒學官箴三十五篇都督

秋七月揭豳風圖于殿壁

妄男子敢自禁門呼訕國有常刑自當執付法司按律以治初無龐好異務奇也執至帝前已爲非禮呼仍不已則罪更無可寬宣宗乃比之設誇木以來諫



帝閲内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賦詩命侍臣書于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詠聶夷中鋤禾日端午句謂侍臣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又嘗以所賦織婦詞示侍臣以見蠶事之勞苦

八月宥誹謗

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訕誹守門者執至帝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帝曰聖世設誹謗木以來諫者此人寧可罪耶其釋之

諭京官三品以上舉賢才吏部都察院黜方面有司不職者

帝曰近惟少傅士奇薦樂文比南靈州知州黎恬等諸臣曠旬積月無一人焉巖藪窟穴豈皆虛哉吏部。

釋而不誅擬既不倫宥尤過縱皆好古而不衷于道之失也

即會三品以上官推擇才行文學之士方質賓黎恬而有司貪懦貪暴者共與都察院屛黜之清江人以進士擢御史與同列上章力詆大臣因薦知南靈州黎利反恬北歸至是以薦入翰林官至右春坊右諭德正統初卒士奇常稱恬在內為良御史在外爲良郡守云

## 置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支于南戶部蘇松民轉輸南京者石加費六斗周忱奏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米四十萬石有奇并官鈔平糴米共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貯之又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曰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焉秋成抵數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所支口糧不責償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

凶歲再振其奸頑不償者從不復給忱與況鍾定為條約以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為濟農久之歲有餘羨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忱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焉

實官鈔宣德七年江南大稔詔令諸平糴府縣以官鈔平糴備振貸

免兩畿及嘉興湖州水災稅糧

癸丑八年春二月錄囚

帝親閱三法司所上繫囚罪狀命從寬典宥免五千餘人

三月賜進士宴于禮部

寧晉曹鼐初由鄉舉授訓導願就別職改太和縣典史七年督工匠至京師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及

是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鼐始鼐字萬鍾寧晉人

諭內外官優䘏軍士

違者風憲官察奏罪之

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遣使振䘏

各守臣皆奏民因災傷缺食乞發官倉糧振濟從之

夏四月下詔寬䘏

以旱災詔觸京省被災逋租雜課免今年夏稅賜復一年軍民乏食者所在官司驗口給糧如無官糧者勸有糧大戶借貸待豐熟時抵斗償之勅直隸巡撫御史在外按察使理冤獄減殊死以下赦軍匠在逃者

罪有司各舉賢良方正一人巡按御史按察使糾貪酷吏及使臣生事者

## 五月總兵官蕭授討平貴州烏羅蠻

永樂中授以右軍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貴州至是烏羅蠻吳不爾等叛討平之械送賊首等至京師命繫錦衣衛獄授在鎮二十餘年威信大行諸蠻慴服

質實 烏羅在銅仁府西二百里元置烏羅等處長官司永樂十一年改置烏羅府後廢府仍置長官司屬銅仁今因之蕭授華容人

## 山雲討平宜山蠻

廣西自韓觀卒後諸蠻漸橫雲先後討平之及是擒殺宜山蠻寇蘇公夏等餘賊悉解散

唐龍水縣宋改宜山縣以縣有宜山故名明屬慶遠府今因之

六月帝作閔旱詩示羣臣

禱雨不應作閔旱詩

詔中外疏決罪囚

復振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饑免稅糧

秋七月免江西水災稅糧

江西自六月初旬以後天雨不止凡瀕江諸府大水漂流居民渰沒田稻帝特命戸部察視有災處詔悉蠲其租

八月汰冗官

裁行在戶兵工三部大理光祿鴻臚行太僕寺及順天府官七十七員

閏月西域貢麒麟禮官請表賀不許

西域來貢麒麟諸物帝受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羣臣稱賀帝曰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但其盡誠遠來故受之不欲賀也

質實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

景星見

禮官請賀不許

發明 國家以時和歲稔為上瑞麒麟貢自異域不足言祥景星之見人事爾而天道遠兩皆請賀不許宣宗可謂知本務矣胡濙以累朝舊臣不思崇實政以褒郅治而乃侈言祥瑞屢表稱賀皆

首署名當時謂其性善承迎不虛也

九月遣使鞫天下重囚

帝曰朕體好生夙夜念刑三法司所决重囚憑案牘耳安得察顏色其廉明者分臨覲因審覆不厭其心者奏讞之毋輕率枉死人

甲寅 九年春二月振鳳陽淮安揚徐饑

三月山雲討平思恩蠻

廣西思恩蠻覃公砦等累年作亂至是討平之質實斬賊首一千五百餘級仍督官軍搜捕餘黨思恩古百粵地唐置羈縻思恩州明為思恩府今因之

夏四月黎利死子麟來告喪命權署安南國事

利受敕命居國稱帝僭位六年私謚太祖子麟繼麟一名龍自是其君長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麟遣使告訃命麟權署國事

秋八月振湖廣饑

敕兩京湖廣江西河南三司官行視災傷蠲秋糧十之四罷工部採辦

衛拉特托歡襲殺諳達阿嚕台于穆納山

阿嚕台為托克托布哈所襲妻子死孳畜畧盡獨與其子碩尼堪等徙居穆納山未幾衛拉特托歡襲殺

阿嚕台及碩尼堪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嚕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以遠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使遣之阿嚕台子諤博爾濟延及其孫妻蘇默德斯等喪敗無依來乞內附帝憐其情而撫之

質實

穆納山在今烏拉特旗西穆納山舊作母納山烏拉特舊作吳喇忒托克托布哈舊作脫不脫花碩尼堪舊作失揑干諤博爾濟延舊作阿卜只俺蘇默德斯舊作速木答思今俱改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還

諸將言衛拉特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帝曰朕此來飭邊備耳非為捕寇夜召問楊榮對曰陛下屢遣人詔諭命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較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

徒失戎心耳乃決意止將士勿擊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六年松潘諸族及空郎龍溪諸寨叛總兵官陳懷討平之八年御史及按察使奏懷僭侈踰分且日荒于酒不飭邊備帝怒召懷命方政代摧參將蔣貴以副之至是諸番復叛政諭以禍福多聽命惟順昌等寨梗化政等分道進勦以次平三十餘寨捷聞進政都督同知明年政移鎮大同而以貴代政為總兵官鎮守松潘

質實

松潘諸族明史土司傳十三族長官司曰勒都曰阿昔洞曰兆定曰牟力結曰略匝曰祈命曰山洞曰麥匝曰者多曰占藏先結曰包藏先結曰班班曰白馬路其後復隸松潘者長官司四曰阿思曰思曩兒曰阿用曰潘幹寨安撫司四曰八郎曰阿角寨曰麻兒匝曰芒兒者後又以思曩日安

撫司附馬宣部龍溪諸寨方輿紀要松
潘衛南歸化關左右有龍溪諸酋寨

賑兩畿浙江湖廣江西饑

冬十一月免四川被災稅糧

四川奏旱潦不一所種無收
帝命戶部覆視之蠲其租

十二月帝不豫

帝不豫衛王瞻埏攝享太廟免明年正
旦賀禮命百官朝皇太子于文華殿

乙卯

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

帝崩于乾清宮年三十有八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
后行時太子方九齡外庭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

名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宮擁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質實

乾清宮皇極殿後曰雲臺門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又東則景運門西則隆中門中門中則乾清門上則乾清宮

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

減稅鈔

悉如洪武舊額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

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帝即位義宿狩疾遣醫往視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望敬守祖宗成憲始

鎮守中官襄店
世監軍與政山
專等激亂交阯
已事可徵即議
撤除于初次誠
為有益但收糧
巡鹽諸務均繫
民生國計亦非
可委任中涓至
南京守備諸邊
鎮守更儼然參
與軍謀其視各
布政司權勢尤
重正當首行議

終不渝耳卒年七十
三贈太師謚忠定

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

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
徐州臨清巡鹽淮浙者如故

加戶部尚書黄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

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福以參贊常坐隆側然隆待福禮甚恭公退即推福
上坐福亦不辭福遇事先籌定付隆隆敬信惟從之
及視事皆隆處分福不出一語或以為言曰體當如
是且守備何等一事錯由
是政肅民安遠近悅服

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羅爾時三楊輔政不思永站根株乃復瞻顧首尾使尚留萌茡不久而瑞患復熾遂不可除榮溥等豈得辭其咎哉



右左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不急務時宮中玩好之物時時勗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皆白太后太后令悉送內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太后兄彭城伯昶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質實

彭城伯昶都督昇皆彭城伯張麒之子昭皇后之兄也昶從成祖起兵取大寧戰鄭村壩俱有功授義勇中衛指揮同知永樂初累官錦衣衛指揮使仁宗立擢左都督封彭城伯子世襲昇字叔暉成祖起兵以舍人守北平有功授千戶歷官府軍指揮僉事仁宗即位升都督同知宣德初進階左都督正統五年封惠安伯子世襲

發明

英宗方九齡太皇太后悉以朝廷大政委之楊士奇等可謂得人為大臣者正宜以道為閑預防其漸始為不負寄託士奇等乃以太后關予朝政遂有委任張昇之請未免意存迎合幸而

太后不許昇固素賢事亦遂寢然三楊實秉國鈞而委蛇瞻顧乃心王室者宜若是乎律以春秋責備之義當亦無可置喙云

尊皇后為皇太后

封弟祁鈺為郕王

封平陽王美圭為晉王

晉自濟熿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美圭紹封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

凡三千八百餘人

江西盜作亂僉事彭森等討平之

先是江西連年水旱人民艱窘有司不能振䘏大盤山賊曾子良等爲亂衆至三萬屢撫不服森與吉安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壯討之 贛 賓本深以計擒斬子良餘衆潰散 大盤山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北山延袤數千里跨新淦永豐二縣界吉安唐吉州元置吉安路明改府今因之

詔死罪必三覆奏

諭三法司死罪臨決三覆奏然後加刑其後太監王振擅權旨者輒加誅戮不俟覆奏矣

古者用刑明辟必以三刺唐臣徐堅上書云癸明令有三覆請如令覆奏要以人命至重慮其失情故于勘問得實之後仍不憚再三審愼此即求其生而不得之心也仁宗五奏未免過滋煩冗即

英宗始有死罪必三覆奏之詔可謂慎讞良法惜行之未久而即為閹豎擅作威福竟不待覆奏而已加誅則茲欽恤之詔亦屬空文耳

夏四月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從慈利教諭蔣明之請也 質實 慈利隋縣元升州明復為縣屬澧州今因之

五月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葬景陵

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質實 景陵在昌平州天壽山東峯下距長陵東少北一里許

明史贊曰仁宗為太子失愛于成祖其危而復安太孫益有力焉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紀綱修明倉庾充羡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振慴帝之英姿睿畧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秋七月太白經天

八月減光禄寺膳夫

凡四千七百餘人

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

龍州宣撫司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穗者詔曰今旱蝗相望獨一方稱瑞如天下飢民何自今有若此

自宣德間袁琦伏法內官已稍

類者無歟

釋御史陳祚主事郭循于獄復其官

宣德間請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祚以朕為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命籍其家逮其親屬同下錦衣獄婦女發浣衣局時拓西內皇城修離宮別館循為刑部主事極諫帝怒命衆以檻至大內親詰之循對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錦衣獄至是皆赦復職

質實 陳祚字水錫吳人 郭循字循初廬陵人

以王振掌司禮監

振少選入內書堂侍帝于東宮為局郎及帝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歡遂越金英等數人掌司禮監導帝用

如飲戢笑宗幼年既作政在三楊益當整齊宮府使宦豎有所顧忌而少主亦不致狎近宵人況以太后委奇之專計從言聽王振雖為英宗所寵而冲齡指命並非不可挽回即振權任未重亦非有不可拔之勢又何難容啟東朝力加裁制乃三楊不



重典御下防大臣欺弊于是大臣下獄者不絕而振得因以市權然是時太皇太后賢方委政內閣閣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憚之未敢逞太后嘗遣振至閣問事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慍三日不出太后聞故榮以實對太后怒撻振仍令至士奇所謝罪且曰再爾必殺無赦自是閣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議如何施行令具帖以聞賢實（王振蔚州人）

冬十月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

早為防微杜漸輔導之職所闕實多至振甫膺司禮即欲參預閣事恣橫之漸已萌又不能力持守正士奇徒爾卧家不出于事何裨使非太后之問將以少遏凶邪即振之戮辱廷臣擅行威福又何待八年以後乎英宗信用奸璫其失固不待言而卷

奇引古義營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質實建言溥否已從人咨無繫吝特論賢之號三楊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書郡望曰南郡因目為南楊

阿爾台寇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阿魯台既死其故所立阿爾台王子反所部多爾濟巴勒等復為托克托布哈所窘竄居額齊訥路外為納款而數入寇甘涼至是陳懋連擊敗之追至蘇武山而還質實蘇武山在涼州府鎮番州東南三十里相傳漢蘇武牧羝處山右有蘇武廟因名○阿爾台王子舊作阿台王子多爾濟巴勒舊作朶爾只伯今俱改

丙辰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成臣患致貽禍國家于三楊誠不能無責也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今京軍操練外餘卒尚多宜令于北京八府屯田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帝命戶部兵部議行之于是撥京軍三萬就近地下屯又言先因巡邊調選大寧都司及南北直隸衛所官軍更番赴京操備今天下已靖請不必赴京俱令下屯既省轉輸之勞又養精銳之氣帝善其策俟從容行之

質實　北京八府謂順天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永平也

## 三月始御經筵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讀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及侍讀學士王直等為經筵官每十日會講文華殿餘日仍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宣德以前儒臣進講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定於文華殿以月之初二十二二十二共三日為定期

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

南京戸部尚書黄福言比來生員學藝踈淺宜令布政按察二司遍歴考試庶得真才于是兩畿及十三布政司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僉事著為令

秋七月復聖賢後裔

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瑞友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祀墓傾圯者修之

兩畿山東河南陜西湖廣廣東大水

八月以右都督蔣貴充總兵官都督同知趙安副之帥

師討阿爾台多爾濟巴勒

貴自松潘召還為右都督會阿爾台濟爾多巴勒數犯甘凉邊將告急乃命貴及安往討未出師敵又犯莊浪都指揮江源戰死亡士卒百四十八鎮守甘肅侍郎徐晞上章劾貴廷議以貴方選軍甘州勢不相及而莊浪王晞所統責晞委罪置貴不問明年春諜報敵駐賀蘭山後詔貴等出塞逐之貴至魚兒海子都指揮安敬言前途無水草軍遂引還

質實　莊浪元路尋降州明改縣屬靜寧州今屬平凉府魚兒海子在今凉州府鎮番縣東北即白亭海古休屠澤也趙安狄道人徐晞江陰人

始徵金花銀入內承運庫

初州縣歲賦有折銀者俱南京供武臣之俸祿及北京既建各衙官支俸南京道遠費多所餘無幾副都

御史周銓請於直省不通舟楫之州縣折收白金布絹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尚書黃福亦為言帝問尚書胡濙濙言太祖時嘗行於陝西浙江民以為便乃仿洪武制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麥亦如之南畿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共折銀百萬餘兩不送南京盡解內承運庫謂金花銀除給武

臣俸餘專供內用其後概行於天下自起運兑運外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由是諸方賦入折銀者幾半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質實

歲賦折銀明史食貨志洪武九年天下稅糧許民以銀鈔代輸于是謂米麥為本色諸折鈔者謂之折色內承運庫在東下馬門周銓懷遠人

九月遣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督兩淮長蘆浙江鹽課

勑曰命爾等與内臣提督務俾鹽丁得所商販無滯國課不虧奸弊殄絶有不便于民者具實以聞其阻撓鹽法情犯重者械送京師欽差巡鹽自此始

質實

王佐海豐人朱與言字一鶚萬安人

發明

明太祖初起即立鹽法以官領之洪武時諸產鹽地次第設都轉鹽運使各省皆有鹽課而兩淮兩浙長蘆為首重英宗既遣侍郎副都御史巡鹽已足釐整奸弊而又令其與内臣提督其信用閹豎如此迨憲宗以後諸璫竊勢甚至奏討淮浙鹽無算且買充正課之外復奏開殘鹽夾帶影射諸患百出鹽臣希承風旨更列零鹽所鹽之目于是鹽法日益壞矣明季信任宦官諸事皆然豈獨一鹽政哉

封黎利予麟為安南國王

初利死以其子麟權知國事麟遣使入貢謝恩至是年四月以宣宗赴遣使進香又以帝即位及尊上太皇太后皇太后位號各遣使來賀貢方物閏六月復貢帝以陳氏宗支既絶麟事朝廷甚恭欲使麟正位下廷議咸以為宜乃遣兵部侍郎李郁等齎勅印往封之

質實 李郁洛陽人

冬十一月詔廷臣舉堪任御史知縣者各一人

詔京官三品以上舉堪任御史者四品及侍從言官舉堪任知縣者各一人

十二月下兵部尚書王驥于獄尋釋之

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己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教帝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耶遂執驥及右侍郎鄺埜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四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

誠孝太后既對諸大臣數責王振且以刃加振頸不得謂無必殺之心使五臣能因勢而贊成之則去大憝易於反掌乃五臣不但不顯言其惡且為之長跪



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旨屢摭大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或下獄或荷校至遣謫殆無虛歲

質實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鄺埜字孟質宜章人陳智湖廣咸寧人

丁巳

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于便殿

太皇太后御便殿帝西面立后旁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五人東面稍下立太皇太后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歎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始仁宗為太子居守時以讒故宮僚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以仁宗每于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不樂以故太皇太后言之太皇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皇太后顏怒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時女

致請轉若重為中救者良由諸臣阿順幼主為身後計故兩隱忍保全致貽奸惡之禍而不得誅之誠孝太后之從柔寡斷矣且如太后于凡采升皆其不得干預國事可謂深知大體而三楊則於采昇請加委任私意揣摩若此又奚有於王振乎

官雜佩刀斂侍遂以刃加振頸帝跪為振請五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令干國事也振故心憚太皇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皇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

夏四月免河南免災田糧

五月遣王驥經理甘肅邊務

蔣貴趙安帥師出塞既無功而侍郎柴車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繼愆飭邊備皆不能禦敵帝命驥往許便宜行事驥疾馳至軍大會諸將問將校往時追敵魚兒海先退者誰僉曰安敬驥先承旨戮敬遂縛斬軍門并責貴曰汝大將亦當死姑貸汝立功自贖諸將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校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

自防架過境甫然哥還報命會阿爾台復入寇帝命驍帥都督任禮及貴安擊之驍遣貴為前鋒而自與禮統大軍繼進且戒貴曰不捷無相見也貴擊敵石城走之驍及禮復敗之胡桐林安等又及之多喇窮追至黑泉而還是役官軍出漠千餘里諸將左右夾擊賊敗幾盡先後獲其部長百五十人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皆遠遁哥為托克托布哈所殺

質實 石城在今甘州府邊外故居延城北胡桐林多喇黑泉俱在額濟納路按胡桐木名漢書西域傳注胡桐似桐蟲食其葉而沫出下流者俗名胡桐淚可以汙金銀即此舊誤作梧桐非是曹英蘄州人任禮字尚義臨漳人○多喇禮作刁力今改

免陝西平涼六府旱災夏稅

命戶部遣官勘實蠲之

詔旌出穀振荒者為義民復其家

時義民十人各出稻千石有奇佐官振濟詔賜璽書旌勞復其家

質實

十人胡有初謝子寬吉安府人范孔孫浮梁縣人于敏倫次縣人華得海邳州人張雷石州人梁璧李成俞勝徐成俱淮安府人

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肇慶知府王瑩等以安國作春秋傳沈作書傳德秀作大學衍義有功于聖門請從祀孔廟下禮部議奏稱瑩等言是故有是命

振江北河南饑

南直之鳳陽并淮安揚州諸府徐和滁諸州河南之開封諸府奏四月至五月雨河淮泛溢民居漂沒將

流徙乃命右副都御史貫諒工部右侍郎鄭辰往振之質實貫諒字子信嶧縣人鄭辰字文樞浙西安人

秋九月以指揮僉事楊洪守偏獨石洪初副李謙守偏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徒殺吾人耳敵可盡乎御史張鵬劾罷謙遂以洪代洪紀律嚴明烽堠修飭數與烏梁海戰斬其渠魁名聞嶺北稱楊王質實楊洪字宗道六合人

戊午三年春三月京師地震己亥夜四鼓地震五鼓復震庚子夜又震甲辰晝震至暮又震

振陝西饑

夏四月設大同馬市

刑部尚書魏源等以衛拉特貢馬援遼東開元例以六事聞曰置馬市選貢馬輸貢具嚴禁約擇通事設牙行帝以馬市勞軍民不必置待遠人宜厚馬不必選供具取給公帑勿擾民餘如議巡撫大同僉都御史盧睿復言大同宜立馬市從之

質實

魏源字文淵建昌縣人盧睿字仲愚東陽人

秋七月下禮部尚書胡濙等戶部尚書劉中敷等于獄尋俱釋之

禮部失印命逮濙等下錦衣衛獄獄具而盜得先是軍官俸糧于通州支給中敷等令于京倉支給中官

諷給事中御史劾奏故有是命尋皆釋之

質實　劉中敷大興人

八月振陜西饑

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邉吏易米振之

九月蠲兩畿湖廣逋賦

凡免糧六十四萬石以正統元年二年連被災傷故也

冬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四千餘人

宣德間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帝即位悉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京城内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

萬人逮至者皆桎梏赴工
六年夏以盛暑始脫桎梏

發明 國家大工大役原有當舉但役之有道董之有方何至役而逃逃而被逮至十萬餘人并令桎梏赴工豈復成政體乎英宗即位初既懲宣德土木罷徵軍民軍匠曾未幾時乃繁興而加之厲具於初政何不克有終若是乎

十二月下刑部尚書魏源等于獄

先是巡撫湖廣侍郎吳政等奏遼王貴烚諸不法事而匿其蹟倫罪詔逮政等命三法司鞫之源等論政罪不當遂逮源等及都察院右都御史陳智等下獄命張輔等會問遼獄論吳政等規避下奏當斬明年閏三月釋源智等復其官并宥蘗文 質實 貴烚簡王植子

阯王通馬麒罪及戈謙俱罷為民

己未 四年春二月總兵蕭授平貴州叛苗

貴州計沙賊苗金蟲苗總牌等糾洪江生苗作亂偽立統千侯統萬侯號授督兵分攻大破之都督同知吳亮追斬苗總牌等生苗盡降授之諭遣之而命千戶尹勝誘苗金蟲斬以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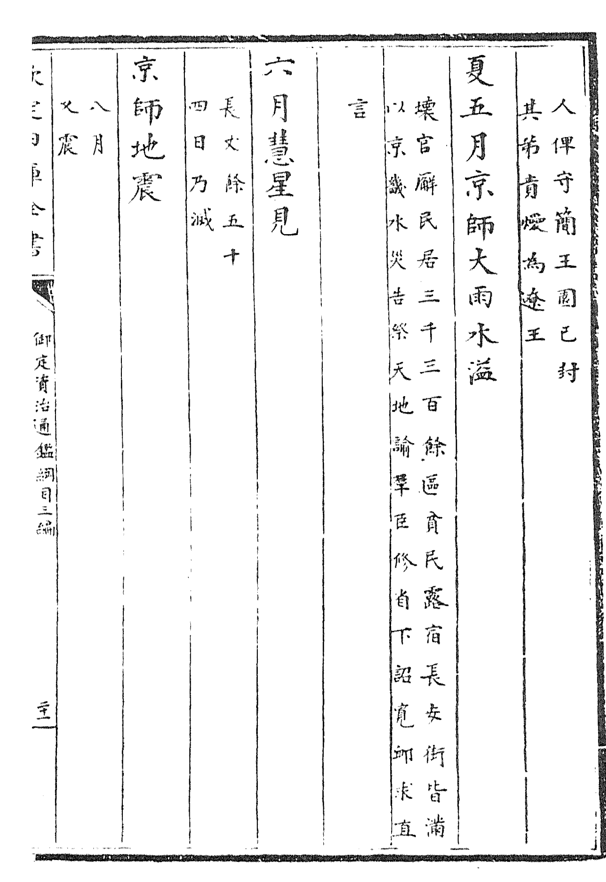
質實 計沙苗多以苗為姓其所居曰苗沙洞在黎平府城南三郎司西洪江即洪州江在黎平府城東洪州司北吳亮來安人

三月大赦

以春和下寬卹詔殊死以下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蠲逋稅

遼王貴烚有罪廢為庶人

初府僚乞加王祿不許及貴烚杖殺長史習荊州知府為撫按官所劾帝亦聞其內亂詔訊俱服廢為庶



人俾守簡王園已封其弟貴爕為遂王

夏五月京師大雨水溢

壞官廨民居三千三百餘區貧民露宿長安街皆滿以京畿水災告祭天地諭羣臣修省下詔寬䘏求直言

六月慧星見

長丈餘五十四日乃滅

京師地震

八月又震

秋七月免兩畿山東江西河南被災稅糧

凡免秋糧二十一萬三千餘石

冬十二月都督同知李安僉都御史王翺討松潘祈命族叛番

松潘指揮趙得奏祈命族番寇桑巴作亂官軍捕禽之其弟小桑巴復聚甫江新塘等關據險劫掠祈命李安充總兵官王翺參贊軍務調官軍土兵二萬討之已翺知指揮趙諒誘執國師桑巴掠其財與同官趙得誣以叛至則出桑巴于獄遣人招其弟撫定餘黨而誅諒戍得復桑巴國師松潘遂平

質實

浦江關在松潘衛南一百二十里今名鎮江關新塘關在松潘衛南七十里亦名新鎮關○桑巴舊作商

楊榮謂當擇後生可任者一言而釋振意其計處誠高于士奇然亦不過善自為謀耳若云進賢以輔政則殊不然夫以三楊

巴今改

庚申五年春正月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歷事兩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于人當官無赫赫名事微細無不謹憂國忘家老而彌篤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其卒也賜謚不及士論惜之至成化初始贈太保謚忠宣

二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入內閣預機務

王振至內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

同心致府老成之望歎歷之久併力以圖尚於奸璫不能絲毫貽損複之資新望淺者又安冀其與之相抗耶



後已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内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輔政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翌日列愉爲及侍講學士苗衷侍講高穀名以進愉爲遂先被擢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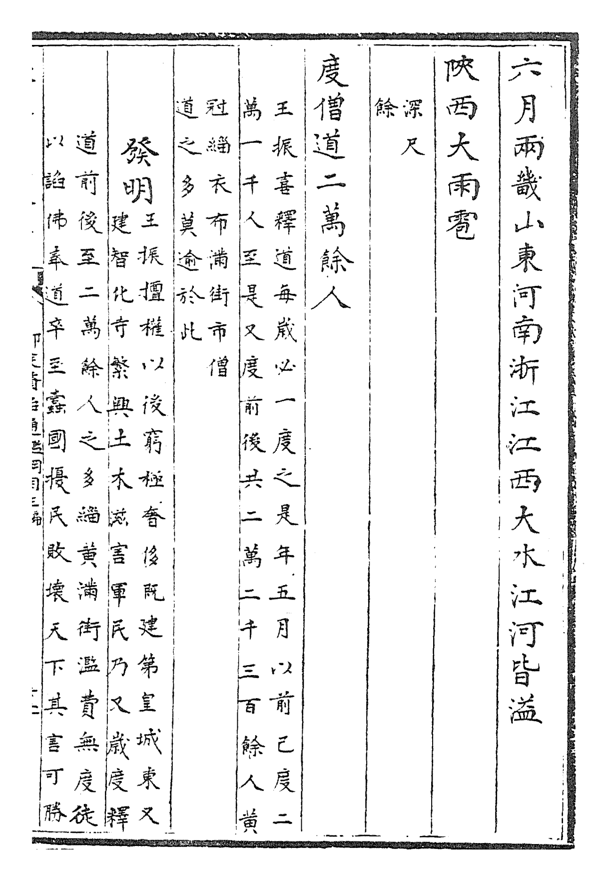
質實 馬愉字性和臨朐人苗衷字秉彝定遠人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同曽爲共四人皆帝初御經筵士奇等所薦

三月建北京宮殿

永樂中宮闕未備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為正朝至是重建三殿並修繕乾清坤寧二宮役工匠官軍七萬人

質實 坤寧宮乾清宮中則交泰殿上則坤寧宮

夏四月免山西旱災逋賦



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水江河皆溢

陝西大雨雹深尺餘

度僧道二萬餘人

王振喜釋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度二萬一千人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黃冠緇衣布滿街市僧道之多莫逾於此

發明 王振擅權以後窮極奢侈既建第皇城東又建智化寺繁興土木蠹害軍民乃又歲度釋道前後至二萬餘人之多緇黃滿街濫費無度徒以諂佛奉道卒至蠹國擾民敗壞天下其害可勝

言哉

秋七月遣刑部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

從楊士奇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為務每四方水旱振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安樂雖災不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改云

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

先是正統三年榮與士奇俱進少師至是春乞歸省墓訖還至杭州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授世襲都指揮使○榮歷官五朝謀而能斷成祖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閣榮年少最警敏一日寧夏報被圍成祖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奏至圍果解成祖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

至發怒榮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李時勉夏原吉皆以榮言得無死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見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為也故其恩遇亦始終無間性喜賓客雖貴盛無稍崖岸士多歸心或謂榮恣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

冬十一月河南僧楊行祥詐稱建文帝下錦衣衛獄尋死

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帝命其徒清進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僧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帝令錦衣衛錮禁之四踰月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

質實

明史牛景先傳有金川門啟帝

楊行祥之事無識者或以為疑案不知遜國之說本屬荒唐當時訛語流傳既久民間遂信以為真且其去革除時年代漸遠黨禁漸弛行祥習聞其說希圖當貴遂假其名號以為僥倖之謀觀所稱年齒之不相符合其為無知妄造情狀顯然此與漢

亦為僧出亡莫知所終之語然旁采見聞未嘗據以為實而楊行祥一事見明正統實錄當時紀載家每多附會傳訛有以楊行祥作楊應能而建文托其姓名以遜者見憲章錄謂思恩州岑瑛遇一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因請其度牒撿之乃楊應能遂自言曰此非吾姓名乃托此而逃也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遂由地道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最後入廣西至横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歸者日衆吾復往南寧陳步江一寺而歸者如之乃去南寧雲遊四方以度歲月遂邏至此老朽待盡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老佛及至京朝廷未審何人以尚膳太監胡亮睫文時內使使審視老佛見亮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汝片肉于地汝伏地餂食之何為不是遂取老佛入西內居之有以建文居寺一日自稱建文帝為僧白官府者見遜國記謂建文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

時冒衛太子樗車諸闕事正同一律更何所致疑乎乃後來附會者或以迎之歸大內或以為沒葬西山耳僞傳訛紛紜無據真無異癡人說夢耳

帝也僧大慍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訪張邋遢為我眾悚然聞于朝乘傳至京有司皆以王禮見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有以楊行祥作應祥為建文同寓僧追繫僧而并及帝者見明史紀事本末謂建文書為詩質西同寓僧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詣思恩知州岑瑛瑛聞之藩司因繫僧及帝甚急以聞至京御史鞫之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廉其狀僧實楊應祥僧論死帝適有歸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于是迎入西內宮中呼為老佛以壽終葬西山傳聞異詞往往失實皆不可信也鈞州金置明神宗時避諱改禹州屬開封府今因之白沙里即白沙鎮在禹州城西北六十里柳溥懷寧人升之子

辛酉 六年春正月乙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

禮官請表賀不許

以蔣貴為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討麓川蠻

洪武中麓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為其頭目刁幹孟所逐赴京陳訴太祖仍命為宣慰回居麓川成祖時分其地設府三司二孟養木邦孟定長官司四曰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尋又陞孟養木邦為宣慰司久之孟養木邦與緬甸相仇殺時思倫發已前死子行發任發相繼襲職任發性桀黠喜兵遂欲聚兵侵奪盡復其故地稱兵擾南甸哭干崖進陷騰衝屢詔撫諭不受命黔國公沐晟請發兵進勦帝命都督方政會晟及其弟昂兵討之任發佯言遣使修貢冀緩師晟遂信其降無渡江意任發仍遣衆萬餘奪潞江沿江造船三百艘欲取雲龍帝以賊勢日甚責晟等玩寇養患會政亦至軍欲出戰晟不可造舟欲濟師晟又不

許政不勝憤乃獨率麾下擊賊破其大寨又追敗之高黎共山下斬首三千餘級乘勝突入逼任發于上江上江賊重地政遠攻疲甚求援于晟晟怒不遣既而以少兵往至夾象石又不進政不得已渡江賊知其孤軍無援也遂出象陣衝擊全軍皆沒事聞朝廷切責晟晟懼罪暴卒勅昂代統其軍久亦無功思任發由是愈横既乃遣其頭目以象　金銀來修貢且請罪帝用楊士奇言降敕許赦其罪侍郎何文淵亦請罷兵遣官招諭命下廷臣議皆如文淵言而王振方用事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使待命尚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絀廷議以貴為平蠻將軍都督同知李安僉事劉聚為副驥總督軍務遂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人討麓川侍講劉球上疏諫不聽

質實

按沐晟之死記載家謂飲藥死明史作晟懼罪暴卒大事記獨謂上江賊重地不可易視前軍輕銳中軍當自持重勢不相及

以致敗沒未可以是尤晟得疾而卒非由爠罪然考明史土司傳晟初無渡江意遂致思任發奪潞江取雲龍勢益日甚英宗責晟等玩寇養患時政欲出戰晟屢不許及擊敗賊又不肯援是縱賊于前坐視于後價轅之咎實無可逃其為懼罪暴卒明史當可據

潞江長官司蠻名怒江甸元置柔遠路明洪武十五年改府後廢屬麓州平緬司永樂元年析置路江長官司十六年升安撫司今司屬永昌府干崖長官司

蠻名干賴睒又名渠瀾睒元置鎮西路明洪武十五年改府後廢屬麓州平緬司永樂元年析置干崖長官司正統九年升宣撫司今司隸騰越州大侯長官司

司蠻名玉祜元屬麓州路洪武二十四年置大侯長官司後廢屬麓州平緬司永樂元年後置宣德三年升州萬歷二十四年更名雲州屬順寧府今因之灣甸長官司蠻名細睒元屬鎮康路明洪武十七年置灣甸州後廢屬麓州平緬司永樂元年析置灣甸長

官司尋復改為州令仍為土州隸永昌府緬甸古朱波地在永昌府西南雲龍唐初為匡州西境蒙昏雲龍甸段氏因之元置雲龍甸軍民府明洪武十七年改州屬大理府今因之上江即龍川江原出騰越州徼外流經麓川為麓川江下流入大盈江蠻人以江在麓川者為上江近騰越者為下江夾象石在騰越州東龍川江東岸渡江而西即高黎共山麓也劉聚大監劉永誠從子劉球字廷振福安人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于獄既而釋之

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師無私謁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名還薦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任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得釋左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乃命復原官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

南者二千餘萬議請以河南懷慶二府積粟振之令布政司撫集其家授田給牛耕種流民以安

質實

王來守原之慈谿人孫原貞名瑀以字行德興人

夏五月太白經天

遣使錄囚

先是以災異遣使省天下疑獄至是復遣刑部侍郎何文淵等錄在京刑獄巡撫侍郎周忱等錄南京刑獄

秋七月振浙江湖廣饑

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

宮殿成宴百官故事中宮不與外廷宴是日帝遣使問王先生何為王先生謂王振也帝在宮中呼振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耶使復命帝戚然命開東華中門召振至百官候拜于門外振始悅

發明 振一宦侍耳始以狡黠得幸繼以跋扈弄權英宗乃傾心聽之褒之以賜勅且稱之以先生與漢靈帝張父趙母之稱先後一轍無怪當日公侯勛戚羣呼翁父尚書侍郎下且有稱兒屈膝者朝廷上下恬不知恥振罪固大英宗抑何迷謬若是哉

冬十月下戶部尚書劉中敷于獄

中敷與侍郎吳璽陳瑺以京城芻束不足請供御牛馬分牧民間言官劾其變亂成法並下獄論斬詔荷

校長安門外凡十六日而釋閏十一月衛拉特入貢詔問馬駝芻菽數中數等不能對王振言于帝復下獄論斬踰年釋中貿實吳璽部武人數爲民璽瑞戍邊陳瑞孝感人

免畿内被災税糧

進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

鍾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莫能及鍾先丁母憂當去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任及秩滿請再任者二萬餘人走訴廵按御史詔正三品仍視府事及卒于官吏民聚哭爲立祠之本深爲政大猶殘除府中無事閒有訟者呼至榻前析曲直遣之久之民恥爭訟秩滿當遷郡人乞留一如況之在蘇詔亦進正三品視府事前後守吉安十八年政化大行一日升堂聞鼓樂聲問知廨前民

嫁女本深笑曰我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耶遂請老既去郡人肖像祀之

十一月大赦

以宮殿成大赦定都北京文武諸司不稱行在

免河南山東及鳳陽等府被災稅糧

凡免四十四萬三千四百餘石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思任發走孟養

驥瀕行賜驥與蔣貴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請得以便宜從事馳傳至雲南將抵金齒賊酋守鎮康者遣人乞降驥受之容部署諸將分三道進取右參將冉保由東路攻昔剌寨趨孟定驥與貴由中路趨上江副總兵劉

聚右忝將宮聚自下江夾象石合攻賊立寨堅守銃弩飛石交下如雨攻五日不下會大風官軍縱火焚柵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寨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共山道至騰衝由羅卜思莊長驅抵杉木籠山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將分左右翼緣嶺而上自將中軍奮擊賊大潰連破之乘勝至馬鞍山進擣賊巢山陡絶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賊更從間道潛師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突入賊寨瑛直前左右擊斬數百人蹦死者無算又誘敗其象陣會冉保亦由東路破諸蠻寨以兵來集驥令截守西嶺渡防賊軼乃分督諸將四面環攻風忽大作復縱火焚死者不可勝計溺江死者又數萬人思任發攜其二子走孟養擒其穴獲其虎符金牌及印章三十有奇驥留兵守之而還捷聞進貴爵定西侯驥封靖遠伯餘遷賞有差惟副總兵李安以攻餘賊敗績下獄論死

質實

鎮康蠻名石睒元立鎮康路明改府尋改州令為土州屬永昌府昔刺寨在鎮康州南羅

卜思莊在南甸司南七十里木籠山在南甸司南一百里馬鞍山在隴川司北石鋒中流溫泉成河熱如沸湯西峩渡在芒市司南路通木邦方瑛政之子初襲指揮使已論政死事功遷都指揮同知

壬戌七年春二月帝如天壽山

二月庚申如天壽山謁長陵獻陵景陵三月甲子還宮

夏四月兩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旱蝗

先命吏部左侍郎魏驥等分往南北畿及各郡捕蝗至是振陝西畿免山東山西河南被災稅糧

質實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由訓導召修永樂大典

五月立皇后錢氏

后族單微帝欲封后父貴為侯后輒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質實 皇后錢氏海州人

六月遣戶部侍郎焦宏備倭

倭屢入犯至是陷大嵩所殺官軍百人掠三百人糧四千四百餘石軍器無算乃命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蘇松福建 質實 大嵩守衛千戶所洪武二十年建在寧波府定海縣東南二百三十里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

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楊士奇楊溥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曾臨御四年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上而太皇太后已崩遺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謚曰誠孝昭皇后王振自太后有疾數年間已縱恣及太皇太后崩遂益無忌憚矣

當時閹豎擅權肆橫流毒方深大事無過于此者士奇等寧當不以為隱憂即誠孝太后亦未嘗不慮其貽害故爾倉猝垂詢

諸臣如果忠于為國當思此事機難得一去而不可復挽即宜列王振罪惡亟舉入告以請速除凶孽或冀其萬一得行猶可有裨國政若建文君臣之擬號弛禁即未及陳于平時亦無妨俟之異日有何廹不及待而于呼吸難留之頃舉此以塞白手

## 十一月衛拉特遣使入貢

先是四年托歡死子額森嗣稱太師淮王于是北部皆服屬托克托克哈具空名不復相制歲入貢主臣並使朝廷亦兩敕答之稱托克托布哈曰達達可汗額森曰太師賜賚甚厚並及其妻子部長故事衛拉特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廷賞賚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巡撫盧睿俱以供饋有缺至下獄是年春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至大同者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易弓藏于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于居庸關詰檢之帝不許鎮守太監郭敬歲造箭簇數千甕遺其使

帝亦不問

## 十二月葬誠孝皇后

至共三未及上紀者亦不言其何事則與前二條之摭拾無當大畧相同士奇等為相雖亦有小節足稱而核其實究不免何容守位至是而老將及之尤不過浮沉自全而已史家艶稱三楊相業果盡可為定評耶



合葬獻陵

祔太廟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為吏部尚書

先是以災異罷大臣不職者郭璡等自陳帝切責而宥之及璡致仕遂以王直為吏部尚書直子為南京國子監博士考滿至京選司欲改北學以侍直直曰是亂法自我始矣固止之直遇王振未嘗少降辭色振每坐直先居其右曰太監四品吾尚書二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

質實 郭璡字時用新安人初名進仁宗更名璡

夏五月復命王驥蔣貴帥師討麓川蠻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獲者即以麓川地與之既而思任發自木邦索緬甸緬人執之挾以求地而

其子思機發復帥餘衆據者藍奏乞入朝謝罪廷議欲因而撫之王振不可七年八月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未至而思機發遣弟招賽入貢不納且敕驥圖緬甸驥因請濟師至是復命蔣貴為平蠻將軍與驥合兵再討麓川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驥至金齒檄緬人獻思任發緬人佯諾不遣及大軍逼境緬人以樓舡來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思任分遁驥分軍為五進薄之緬人堅執前詔不與地始出思任發驥知緬人資木邦水利為唇齒且慮思機發將以獻其父故仇之故終不肯獻思任發驥乃趨者藍擣思機發巢破之思機發遁去俘其妻子部衆立隴川宣撫司而還後二年緬人始出思任發獻雲南思任發垂死千戶王政斬之函首歸京師

質實

者藍　麓川別寨地通孟養隴川宣慰司地舊名隴把司在隴川城北距省布政司六千六程

雷震奉天殿

震殿鴟吻帝輟朝祭

告赦修省求直言

大赦

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院侍講劉球

球應詔言事畧曰自古帝王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進大臣于便殿裁決庶政故權總于上陛下臨御今已九年頋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使政本歸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輙桎梏箠楚之未幾又復其職甚非所以敬大臣也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今卿貳皆缺宜選習禮儒臣令領其職京師

營作已五六年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今營築多完宜罷工以蘇人力麓川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將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假使得寇以歸不過獻諸朝廷梟諸市而已後彼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分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蠻並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兵事無已死者必多衛拉特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所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督視官軍及時訓練毋使借工各厰服役私家仍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蓄儲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惟擇太常官宜從令吏部推舉修撰董璘遂乞改官太常奉享祀事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為奸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璘疏上振遂指球同謀並下錦衣衛獄囑指揮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

凌鑠朝紳鋤其不附己者如薛瑄李時勉諸人俱為所疾然止於下獄荷校尋即釋之劉球抗言時事雖為權璫所不容其初意並未嘗欲殺乃德清罔假手以洩私忿遂爾從侍指摘力搆危機致球遭割刃慘亡究沉獄底而根從此逞其毒手益無所

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支解之瘞獄戶下至景泰初贈劉球翰林學士謚忠愍

質實

董璘字德文高郵人有孝行明史劉球傳馬順殺球璘從旁竊血裙遺球家後球子鉞求得一臂裹裙以殮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璘獄解遂歸不復出

下大理寺少卿薛瑄于獄既而釋之

瑄有學行人稱為薛夫子初為山東提學僉事王文問楊士奇吾鄉有可為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對名為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一旦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知為瑄也先揖之自是銜瑄會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欲強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辨

忌憚是振之惡實由德清慫恿而成其後振既按法族誅而德清不過下獄長繫罰不蔽辜其何以雪幽憤而快人心耶

其究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指劾瑄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誣奏瑄受賄下獄論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兵部郎中王偉亦申救乃免

質實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王文字千之初名強宣德特賜令名束鹿人王偉字士英攸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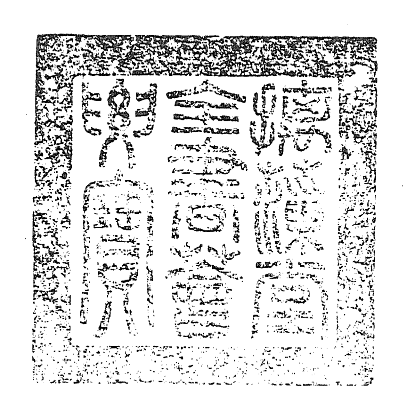
秋七月祭酒李時勉荷校于國子監門三日釋之

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宗並以師道著聞時稱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帝命王振往視之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慮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坐枷署門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圜集朝門呼聲徹殿廷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

司奏大用章振內懟適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為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卿請於忠太后使至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生荷校不至耳使復奏太后言于帝帝始知振所為即釋之

質實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李貴鳳陽人石大用豐潤人樸魯初不為六館所知及是名動京師李繼史不詳里系時勉傳云繼不拘檢狎時勉嘗規切之繼不能盡用然心感時勉言至是竟得其助

十二月免山東復業民稅糧二年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釪